

张家界  
历史文化名人

出色的红军游

击队员贺茂姑

贺茂姑 1888 年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是贺龙的一姐。贺茂姑在青少年时就嫉恶如仇，志向远大，敢于与恶势力抗争。她与萧安应（又名萧打斋，在桑植县洪家关泉峪）结婚以后，育有萧银、萧庆云两个孩子。护国运动爆发以后，萧安应随同贺龙作战，后来牺牲。

1928 年春，周逸群、贺龙等共产党人受党中央派遣，回到湘鄂边区创建工农革命军。贺英、贺茂姑、贺满姑、贺斌姑和刘玉阶等贺龙亲族率先把所带 1500 多人的队伍，连同他们的 800 余支枪交给中共湘西北特委。贺茂姑利用谷岸峭的关系，筹集军用物资，积极参加桑植起义。桑植起义爆发以后，国民党军围剿县城。为策应贺龙打仗，贺茂姑协助其大姐贺英重新建立游击队伍。4 月中旬，贺龙军长把留守后方的任务交给贺英和贺茂姑之时，工农革命军拨给一批枪支弹药，委托她们组建 桑植县留守游击队，在党指挥下进行革命斗争。留守游击队的任务是保护革命军人家属，打击土豪劣绅，传递军事情报等。

贺茂姑此次随同贺英等同志共同奋斗，为党出力，联络地方武装队伍，配合贺龙所率军队转战湘鄂边区。4 月下旬，贺英和贺茂姑带领革命军人家属和伤病员撤出桑植县洪家关鱼鳞寨，来到湖北省鹤峰县堰垭区红土坪田少梦处收集起义失败队伍。

1928 年 8 月，贺龙军长率领工农革命军前往石门县策应南乡起义，支持石门县委工作，留下地方干部和游击队员在桑植县坚持革命斗争。9 月，因桑植县青鸾团防头目刘子维带兵袭击并且追捕，贺英带领游击队员突出重围，经过鹤峰县王家河，转移到鹤峰县太平区锅耳台。锅耳台山高林密，沟深崖陡，是安营扎寨理想之地。1929 年初春，萧庆云等人跟随贺茂姑来到贺英所率游击队，站岗放哨、传送信件。当时，30 多名游击队员多为贺家亲属，驻在鹤峰县太平区锅耳台。他们以鹤峰县锅耳台为中心，坚持游击作战，多次袭击敌人。1929 年 9 月，贺茂姑带领廖汉生、萧银加入游击队伍。贺茂姑和贺英一起，与游击队员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拿枪的都拿起枪，能够拿锄的都拿起锄。无论大人或者孩子，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边生产，一边打仗。姐妹俩带领大家砍来山上树枝，割来山上芭茅，盖了几栋茅草房，以供大家食宿；她们租来罗凤凰、张一斋等人的百亩荒山，砍火畲，垦旱地，挥刀舞锄栽种玉米、粟米、红薯、土豆、黄豆等农作物，并在田里种植稻谷。围起猪圈、牛栏，饲养猪、牛，饲养鸡、鸭。在罗家地创办湘鄂边第一所游击队学校，邀请谷波如、廖汉生担任教员，教导游击队队员的孩子们识字、读书和唱歌。

1930 年 3 月，红四军主力奉中央之命东进洪湖苏区与红六军会师之时，军长贺龙组建红四军 湘鄂边游击队，决定由贺英负责鹤峰县军事工作。贺英和贺茂姑带领游击队员继续留守在鹤峰县太平区锅耳台等湘鄂边界后方之地，妥善安置红军伤病员居住在老百姓家，安排医生治疗红军伤病员。贺英和贺茂姑带领游击队员在湘鄂边区与周边敌人进行周旋，不断反击敌军，发展革命事业。随着土地革命深入，相继成立赤卫队和女子队，打击土豪劣绅，开仓挑谷分粮，受到百姓拥护。

1931 年 5 月，中共湘鄂边特委 建立以后贺英和贺茂姑带领游击队员配合 湘鄂边独立团，保卫、保护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及其六县联合政府干部。9 月 20 日，石门县团防兵进犯中共湘鄂边特委和湘鄂边六县联合政府的驻地鹤峰县五里坪，机关领导被迫转移到鹤峰县太平区黄莲溪。10 月上旬，敌军进攻锅耳台。贺英和贺茂姑率领湘鄂边游击队员配合红三军独立团指战员在断孤岭伏击，全歼敌军一个连队，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1932 年秋，湘鄂边革命根据地遭到国民党正规军和团防武装残酷 围剿。9 月，川军第 3 师第 19 团团团长赵鹤带领 3000 人进攻鹤峰县。因受 左倾 错误路线以及肃反扩大化影响，湘鄂边革命根据地 反围剿 战斗失利，中共湘鄂边特委、湘鄂边六县联合政府的负责人和红三军独立团指战员被迫撤离湘鄂边区，在江陵县沙岗编入湘鄂西独立师。最后，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只有贺英、贺茂姑领导的湘鄂边游击队仍留在锅耳台，孤军奋战，与敌斗争。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基本丧失以后，进入此地的敌军驻屯 清剿，严密封锁湘鄂边苏区，加紧围困游击队。成群结队的敌人爬上锅耳台频频搜山，游击队员就与敌人兜圈子，致使敌人没有办法。10 月的一天，宣恩县沙道乡团防头目匡超然带领 100 多人袭击锅耳台，贺英、徐焕然、贺茂姑、廖汉生等游击队员转移到石家河文家洞。游击队员躲在洞里没有吃的，贺英派遣警卫张月圆出去办理给养，却被敌人抓住。张月圆虽被敌人严刑拷问，但是没向敌人供出游击队员隐藏地点，保护了贺英、徐焕然、贺茂姑、廖汉生等游击队员的安全。

1932 年隆冬，桑植县五道水团防武装湘鄂边游击队驻地锅耳台，搜走游击队员埋藏的粮食，烧掉了游击队员所有茅房，致使游击队员生活陷入极度困难。贺英遂与贺茂姑率领游击队员从锅耳台转移到桑植县四门岩的深山老林，战斗在千层壳、梯子岭、鸡公嘴和田家坪等地，始终坚持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廖汉生在其后来的回忆录里写道：从这些小地名上就可以推知其地势的险恶、陡峭。这里是人烟绝迹的原始森林，林深草密，不见天日。没有人家，只有狼虫虎豹、狗熊猴子出没其间。我们原有两匹马，用来驮东西和病号，把马放进林子里吃草时竟被老虎咬死了。

1933 年 1 月，红三军指战员重返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攻占鹤峰县城。贺英与贺茂姑等人拖着虚弱的身体，扶老携幼，走出大山，欣喜地赶到红三军军部驻地鹤峰县太平区茅坝坪，与贺龙等将领会合。红三军军部将领离开鹤峰县时，为游击队员多拨了一些枪支弹药。红三军指战员向桑植县进发以后，贺英与贺茂姑率领游击队员住在鹤峰县太平区洞龙湾徐焕然家里。红三军指战员前往鹤峰县麻水，游击队员留守在鹤峰县太平区，建立赤卫队，实行联防，规定信号，集中练兵，分散务农。5 月 6 日清晨，贺英与贺茂姑带领游击队员在太平区洞龙湾休息时，因农会委员许璜生告密，游击队员遭到团防等 300 多人突袭。团防队长覃福斋在叛徒指引下，指挥团兵分两路包围游击队员住处沟东、沟西的房屋，并用机枪封锁游击队的房屋大门。在沟东房屋养伤的红军团长向刚和游击队文书廖汉生等游击队员拿枪射击，向外突围。向刚背着廖汉生之女廖春莲冲出去后，爬上山坡。廖汉生、萧庆云各打几枪，绕到屋后，冲出后门。患哮喘病的贺茂姑临危不惧，手握短枪进行射击，掩护红军家属向外撤退。后腰部中了一弹，但仍然忍着伤口继续战斗。子弹打尽以后，贺茂姑就抽出大刀和扑上来的敌人展开肉搏战。因终寡不敌众，贺茂姑的腹部被敌刺刀戳中，一时间血流如注，被敌捉住后遭到枪杀，壮烈牺牲。

1937 年 2 月，贺茂姑的遗骸被迁回桑植县，安葬于洪家关乡泉峪。1952 年 5 月，桑植县人民政府追授贺茂姑为 革命烈士。2009 年，桑植县人民政府维修贺茂姑烈士墓，并刻石立碑。在其墓碑顶上，镶嵌了一颗五角星，墓碑上镌刻着挽联：丹心为民赤诚献，碧血染就红旗扬。

文化视窗

齐白石与梅兰芳的跨界 君子交

□ 江舟

齐白石是我国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擅画花鸟、虫鱼、山水、人物，笔墨雄浑滋润，色彩浓艳明快，是我国绘画界的泰斗。梅兰芳出生于梨园世家，创造了京剧界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流派 梅派，是我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大师。齐白石和梅兰芳，一个在画界，一个在表演艺术界，两人却结下了深厚的君子之交。

梅兰芳虽在表演艺术界，但十分喜欢画画，和齐白石很早就相识。梅兰芳向齐白石拜师学画在一九二〇年秋天。有天，梅兰芳邀请齐白石到家里来闲谈，齐白石一见梅兰芳就说：听说你近来习画很用功，我看你画的画比以前进步了。梅兰芳谦虚地说：我是笨人，虽然有许多好老师，还是画不好。我喜欢您画的草虫、游鱼、

虾米，就像活的一样，但比活的更美，今天请您画给我看，我要学您下笔的方法，我来替您磨墨。齐白石笑着说：我给你画草虫，你回头唱一段给我听就成了。梅兰芳回答说：那现成，一会儿我的琴师来了，我准唱。就这天，梅兰芳正式拜齐白石为师。

梅兰芳行完拜师仪式后，齐白石坐在画案正面的座位上，梅兰芳坐在他的对面。梅兰芳负责磨墨，等到墨浓，梅兰芳找出一张画纸，铺在齐白石面前。齐白石对着纸沉思了一下，从笔海内挑出两支画笔，在笔洗里轻轻一涮，蘸上墨，就开始画草虫。齐白石的小虫画得细致生动，仿佛蠕蠕地要爬出纸外的样子，下笔准确的程度十分惊人，速度也是惊人。梅兰芳发现，齐白石作画惜墨如金。那天，齐白石画了半日，而笔洗里的水始终

是清的。他不得不佩服齐白石的高超技艺。

那天，齐白石给梅兰芳一口气画了几开册页，草虫鱼虾都有。落笔时，还把一些心得和窍门传授给梅兰芳。等齐白石画完，梅兰芳唱了一段《刺汤》，齐白石仔细听完了，微微颌首说：你把雪艳满腔怨愤的心情唱出来了。

后来，齐白石与梅兰芳交往日渐频繁。有一次，齐白石寄来两首诗送给梅兰芳，诗是用画纸写的，纪事性质，令人感动。飞尘十丈暗燕京，缙玉轩中气独清。难得善才看作画，殷勤磨就墨三升。西风飓飓荒烟，正是京华秋暮天。今日相逢闻此曲，他年君是李龟年。

有次，一位高官宴请社会众多名流赴宴。梅兰芳当时名气如日中天，被

邀请坐在主位上。他突然看见齐白石走进饭厅。齐白石衣着简朴，与周围的名流相比略显寒酸，也没人搭理和招待他。梅兰芳连忙下桌，迎上去把齐白石搀到主桌坐下，大家看见梅兰芳招呼一位老头子，衣服又穿得那么朴素，不知是什么来头，都注意着他们。有人问：这是谁？梅兰芳十分恭敬并把嗓子提高一点说：这是名画家齐白石先生，是我的老师。这件事让齐白石非常感动，他为这件事又做了一首绝句，题在画上。一九五七年秋，梅兰芳到兰州演出，邓宝珊将军在欢迎宴席上谈起这件事，并把这首诗朗诵了一遍：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这首诗引起梅兰芳对齐白石深深地回忆和怀念，使他更难忘却和齐白石的跨界友谊和君子之交。



油画 徐淑荣 绘



平凡人生

长兄如父

□ 向雁林

一个人的成长，有一半受家庭影响。儿时是否衣食无忧取决于父母的经济状况，是否能无忧无虑入校求学也受制于父母的经济境况。而另一半，则是靠自己的打拼和努力，靠自己孜孜不倦地追求。我的学习成长算顺利，出生在大山的农家，父母硬是靠顽强的毅力把我们兄弟姊妹六人都一帆风顺地抚养长大教育成人。但长期超负荷的劳作，致使父亲病魔缠身，我十四岁那年，父亲英年早逝。一家七口的生计，全落在了我母亲的身上。那时，经济落后，兄妹尚小，生活十分困难，大哥自然而然慢慢就成了帮衬母亲的一根顶梁柱。

有人说，阅历也是一种财富，此话有理。大哥在如洪的岁月里，遇难不惧，十分勤奋，始终踔厉奋发。大哥始终用他的认知引导我们进步。大哥于我们，就如一盏人生路上的明灯，在杂碎的生活中熠熠生辉。

在农村里，长大结婚后，就会与父母分家。这成了老规矩。立户分家后，会分得自留地，也能在生产队独立核算工分和盈余。大哥一九七五年结婚，当年就与我们一大家分了家。大哥分家的分法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家里穷，除了四间瓦房（其中有两间还没装板壁），就几口木柜、几件农具、几把木椅，还有几只鸡、一只羊，仓里仅有三十多斤稻谷和近百斤玉米，那是家里近几年省吃俭用的盈余。当时，家有七人穿衣吃饭，二哥自幼多病，要吃药穿暖确实精打细算。嫂子嫁入我家的第一个冬天，我们围在火坑边一起开家庭会，母亲宣布分家的决定。母亲说，给大哥两口分两间房、十五斤谷、三十斤玉米、半坛油，另加两只鸡。嫂子来的嫁妆当然全部是大哥两口子的。关于生产队年终的结算，三分之一给大哥两口口。

大哥当时是生产队最主要的劳动力，挣工分最多。大哥说：粮食我不

要，房子我住没装板壁的那间，你们人多，我才两个人，很容易就能过好日子。大哥第二天就请人用竹子夹板壁，用石头黄土垒灶膛，把所有的粮食和好的住处全都留给了我们。在后来的生活中，大哥只要有一点剩余的钱粮，就交给母亲接济我们。

我们渐渐长大。姐姐妹妹相继出嫁。我和小妹也端上了铁饭碗。大哥靠着勤耕苦作，先是成了村里的万元户，后又成了林业员、村长，最后被国家转招为林业系统职工，也吃上了国家粮。有予才有得，有舍才有得。当时的大哥，一定想不到多年后会是这样的结果，可他始终无私，始终勤苦，始终宽宏。大哥注定必然有一个好的结局。因果相应，不是佛语，是真理。

大集体时代末期，生产队允许极少数人外出做副业，上交一定的款项给集体就行。只要肯吃苦，搞副业完全可以留下点小头补贴家用。为了让一大家人过得更好一些，为了给二哥治病，为了我和小妹的学费，大哥毅然决定外出做副业，去离家一百五十多里远的北山烧炭。

北山荒无人烟，人迹罕至，频频出没的只有野猪、毒蛇。大哥在群山中择一处避风凹地，用一把柴刀、一柄斧子、一把锄头，开辟了一条简易山道，用石头和黄土筑起炭窑，开始伐木烧炭。放了寒假，我常去给大哥做伴、当帮手。那时我十四五岁，也足够能帮忙他拉锯子、齐树枝、提窟窿、垒窑洞。晚上，我们一起躺在野猪圈里休息。大哥总是天刚蒙蒙亮就起床，晚上深夜才休息，不停地砍树、锯木、劈柴、装窑。手上全是血泡，脸上满是伤痕，双脚遍布冻疮。他怕我冻着，怕我受伤，怕影响我学习，只是在特别需要搭把手的时候才叫我。就这样，在北山的手艺猪圈里，大哥整整忙了两个多月，烧出了一万多斤木炭，跟村里交了后，自己落了近五百元。这五百元，解决了我们兄妹二人一年的学费，解决了二哥的医

疗费，为一大家人每人添了一件新衣，还将原来用竹枝夹成的房屋隔墙，换成了木板。月底，一大家人饱饱地吃了一顿饺子和猪肉。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过好日子，就得不怕苦，就得能吃苦。

老家西莲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乡村，盛产木材、茶叶、烟叶，地下煤炭、铁矿等矿产也很丰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了生产大队有经济积累，大队开始在风儿界开煤矿，通过卖煤增加集体收入。挖煤的采掘条件简陋，坑道用木头搭撑，洞口仅够一个人弯腰进出。两条简易铁轨随着坑洞向内延伸，被挖煤人戏称为“狗洞”。坑道洞口确实不大，有点类似。煤是人工用铁锹挖下再装入带有铁轮的簸箕后，用人力推出坑道的。在当时，很少有人愿意下井采煤，但大哥依然成了矿工。一放学，我也去帮大哥挖煤。出煤的时候，他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两车能挡三车的重量。进煤洞时，我白白净净的，来来回回出几车煤后，全身黑漆漆的，只剩两只白眼珠在翻。不到三年，煤矿就因为安全考虑被关闭，我也再没有陪着大哥去挖煤推车。但每每想起那昏暗的油灯、狭窄的坑道、黑漆的身影，我就一阵阵发怵。

我现在能有一个体面的工作，妹妹也能成为乡里的第一个女大学生，这都与大哥的帮助和影响分不开。如果当年不是大哥在经济上的鼎力相助，我们肯定无法读完高中，最多上完初中就得辍学回家。大哥不仅给了我们经济上的帮助，使我们在学费、生活费上无后顾之忧，还时常给予我们精神上的鼓励，激励我们学本领、强信心。我们当时上高中，得去区政府所在地官地坪，两地不通班车，得爬山涉河走一百多里路，早上四五点钟从家里出发，晚上八九点钟才能赶到学校。一遇到雨雪天，大哥就会送我们过河，送我们过雪地，他总担忧我们遇到危险。记得有一次，我们刚走到

人潮溪的昌溪河，天上暴雨如注，山谷疾风怒吼，本来不宽的一条小河，一时间浊流滚滚涛声震天。我和妹妹十分惊悚，退缩在岸不敢过河。大哥仔细查看一阵后，去旁边的张家借来一根套牛绳，一头拴牢在河旁柳树上，一头拴在自己腰间，蹬着迅猛齐肩的河水，冒着生命危险，一步一步，小心翼翼，攀着树枝、河石，摸索着艰难地趟过河，然后解开腰上的套牛绳，系牢在河那边的一棵松树上，然后攀着套牛绳返回岸这边。再将我背在背上，让我牢牢地箍住他的颈项，然后他攀着绳子，把我背过河去。就这样，他来回四次，才把我和妹妹及上学吃住的东西渡过河。雨水、汗水湿透全身，脚上也被坚硬的石头划了无数道伤口，不断渗血。待收拾好东西，大哥只说了声：耽搁了一个多小时，攒劲赶路，别迟到了。大哥没有半点抱怨，没有半点迟疑，依旧挑起地上的行李，冒雨前行。

如今，乡里早已修上了水泥路，人们再也不用跋山涉水了，可每开车经过昌溪河，我都会停车久久凝望那棵柳树，凝望那段河流，凝望那户人家，眼前都会浮现出当时大哥冒雨涉险送我们泅渡上学的情景。大哥的泅渡，困苦了自己，成就了我们。想来，其实人生就是一场泅渡，一次次的泅渡，一步步的成长，一次次的深悟。

年少时，只觉大哥的肩膀好宽，到了耳顺的年纪，才深深懂得世事艰难。回望过往，更深知大哥如父亲般的艰难担当和艰辛付出。如今，母亲也已离世多年，嫂子也撒手人寰了，大哥如今七十有三，发白了，腰驼了，眼花了，但对于我们，有大哥在，我们的家就一直在，我们的根就一直在。

感谢大哥，让我们懂得了做人，学会了忍受，培养了毅力，历练了意志；感谢大哥，大哥的无私让我延续了奉献，养成了良习。

因为大哥，我们不会孤单。因为大哥，我们始终记得奋力向前。